

海南话“小”的五种读法

■ 朱运超

汉语汉字的知识十分丰富，趣味盎然。同一个字，在不同的方言里有不同读音；在同一方言里，读音依然有很大不同。一个“小”字，在海南话里竟有五个不同读音。

读音一：siao3。如小生siao3song1（指琼剧里的“花生”，即花花公子）。siao3是“小”的文读音。文读音，是读书认字时所用的读音，一般在读古诗文时或在古典戏曲中使用。

读音二：diao3。如小生diao3deng1（古装琼剧里读书人自称）、小人、节气的小暑、小雪、小寒里的“小”都读diao3，这也是“小”的文读音，diao3与siao3的声母有别，是因为闽南话的声母z、c、s在海南话里已经演变为d，所以，“小”的文读音siao3就变为diao3，等于增加了一个文读音。如琼剧念白“小生diao3deng1张文秀”。这里的“小生”不能读成diao4de1，更不能读成siao3song1，否则表达出来的意思带有贬义色彩。

读音三：dio3。如小市、小海、小胆、小狗里的“小”都读dio3，是白读音。白读音也叫白话音，是日常生活生产中说话时用的汉字读音。如“枚小狗颤真模”（那小子嘴真硬）。

读音四：doi4。如小时候、小学、小心的“小”都读doi4，这是“小”的训读音。训读音，是指用方言口语常用词的字音加上意义解释的方式，去读另一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的音，也就是用一个意义与“小”相近的字来读“小”字，而“小”字从来并没有这个音，因而，把“小”读为doi4是错的，是读了白字。

海南话表示“小”义的doi4音，本字是“细”。由于“细”和“小”字义相近，便据义借音，用“细”音来训读“小”字。这样，“小”字就成了训读字，doi4就是“小”字的训读音。所以，海南话以doi4音为首字的“小时候、小学、小心、小路、小雨、小桥”等词语，准确用字应为“细时候、细学、细心、细路、细雨、细桥”。

读音五：niao6。如小家、小路、小雨，这里的“小”都读niao6，也是“小”的训读音，其本字是“缈”。缈，《汉典》解释为“闽语方言词”，一义“形容小”；一义“用在名词词尾‘仔’的后面，起强调作用”。据义借音，用niao6音来读“小”字，“小”字又成了训读字，niao6就是“小”字的又一个训读音。因此，海南话以niao6音为首字的“小时候、小雨、小路、小桥”等词语，准确用字应为“缈时候、缈雨、缈路、缈桥”。

“缈”在海南话中的词语还有缈团niao6gia3（小孩子）、缈声niao6dia2（小声）、缈niao6几岁（小几岁）等。

“小”读doi4、niao6本来都是错音，但海南人一直照读不误，久而久之，形成对“小”字正误并存的异读，甚至将错就错而得到广泛接受而变成讹读音。讹读音，指有些字被读错而讹变为不合标准的异音。

一个看来音义浅白的“小”字，在海南话中竟然有这么多读音。正是这种现象，说明了海南话是一种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方言。“小”字的同义多音现象，涉及汉字的本音、文读音、白读音、训读音、讹读音等语音学、语文学、汉字学、语汇学、方言学等多方面的语言学知识。

【本文注音采用汉语拼音近似拟音，非准确音值。】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位于海南岛母亲河——海南岛的母亲河——南渡江下游，毗邻海口市琼州大桥的司马坡岛。本报记者 陈耿 摄

W 土韵琼珠

海口司马坡轶事

■ 何以端

编者按

在海南岛第一大河——南渡江下游的海口市海瑞大桥和琼州大桥之间，有一个江心沙洲——“司马坡”，过去，附近村民曾在沙洲上种植作物，其上所产的西瓜甜脆爽口，颇负盛名。

“司马坡”曾经的叫法很多，如“饲马坡”（饲和司的海南话发音相同），因为据传古人曾在沙洲上养马，南渡江边还有“马坡村”；又如“马坡岛”“马房坡”，据称曾有人在其上牧马……总之，不管是古名还是今名，那里似乎都与“马”有关。

海口司马坡岛是南渡江下游最大的江心洲，面积约1.5平方公里，目前正在建跨岛大桥，这座无人定居（据说曾有过一户）的沙洲于是引起普遍关注。

其实，它见于史载已不下五百年，其间有什么故事呢？

海南曾靠驿马传送公文

腾讯版的卫星地图，该岛上分别标注有饲马坡、北抚坡、树坡三个名字，相信都是来自民间。海口、府城一带的年老居民传闻最多的是“饲马坡”，据说曾专用来养马，别处牛羊不得“染指”。史料来源恐怕是咸丰《琼山县志》那条附录——

“马房坡，在县南十六里博冲河西那崖，顿林二图地，英岳图人亦来居顿林图之南渡村，俱因牧牛无所，三图耆老议将此坡为三图牧地。其所载苗米二石五斗，拨入三图通融输纳。康熙四十年，条陈县府道并呈总督彭俱批准牌行，永不许后人借名开垦，亦不许营马同牧，有碑勒竖府署前……”

但这里有几个问题。首先“牧牛”与“饲马”不是一回事，而“亦不许营马同牧”又排除了军马，那么“马房坡”之得名就有点奇怪了；其次是咸丰追记康熙前事，隔了一百六十年或许不无走样，文中说“有碑勒竖府署前”，笔者查咸丰、民国两版《琼山县志》，并无碑文；再次是“在县南十六里”，位置不对，司马坡岛在府城以东不过四五里，南渡村离府城东南就已十里以上，县南十六里，或许已经到玉村、荣乔村了。

笔者考证发现，“十六里”当是“六里”之误，因为“那崖、顿林二图”所属小村，据同治《广东图说》：“顿林图：城东南十五里，内有小村四，曰赵村、曰林村、曰北冲、曰南渡……大那崖图：城南三十里，内有小村四，曰北点、曰北汉、曰潭社、曰尚道。”《图说》琼山县的里程记载虽有诸多不确，但村名多半都在，位置清晰，在司马坡岛以南两三里到十二三里之间。如

果说无人居住的司马坡属于这些图共用，公议作为牧地也不难理解。

再者，这条附录是跟在“南渡大江、博冲河口”之后的，前文就有另一条采访志：“其江自博冲渡而下，陷民田为沙漠者南北七八里，东南约三里，居民苦之……”这个表述，说的就是司马坡岛了。

咸丰、同治年间琼山方志里程每见失准。例如，紧接着“马房坡”之后县志的一段采访记载：“流水坡，在县东四里博冲河中……”这个位置同样就是司马坡岛。但流水坡地名如今尚存，在文明东路以南的学贤路一带，即府城东北十里开外，1936年的地形图也证实了这个位置。所以，对这些里数我们要结合实地考虑，避免胶柱鼓瑟。

说到饲马，自然离不开驿站，驿马通常是驿站标配，但入清以后海南就没有驿站了。当然，没有驿站不等于没有驿马，例如自乾隆开始，崖州就“雇觅千里马送省、府文移，其铺司只送巡检及感恩文移”（乾隆《崖州志》）。

事实上，马坡村早在明代已有记载，但仅限于舆图。正德《琼台志》与万历《琼州府志》的琼山县舆图，都明确标绘了今天的司马坡岛，以及“马坡村”。岛的位置、形状与今天几乎一样，都是在府城以东的南渡江心，都是大头在南，尖尾朝北，符合水文规律，说明这个大洲一直比较稳定。

养马可能只是一个传说

那么，明代这个岛似乎已与“饲马”有了联系。据查，元明两代府城驿站都备有驿马，元代《经世大典》记载：“琼州路所辖马站二处，马八匹、黄牛四十只；在城（指安抚司署所在地，即今府城）站，正马五匹、贴马二匹、准黄牛二十只；白沙站（即海口浦白沙津港口）正马三匹、贴马二匹、准黄牛二十只。”

明代琼台驿则装备“马六匹、（马）夫六十名”。是否还有军营的马，另当别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正德《琼台志》“马坡村”标注在岛上，万历《琼州府志》则标注在西岸，居然大致在“河口河”（又名潘公河）的位置。仔细对比过明代这两部方志舆图的人都明白，万历《琼州府志》对正德《琼台志》基本上是蔑视曹随，极少改动，凡改，必有依据。舆图标示的村庄甚少，马坡村忝列其中，当然值得重视，但方志正文却无一字提及。咸丰《琼山县志》舆图，“马坡”也标注在岛上，不过这或许仅表示岛名，而且该图尚有不确之处，如将“北冲”村标注在南渡江东岸就是明显错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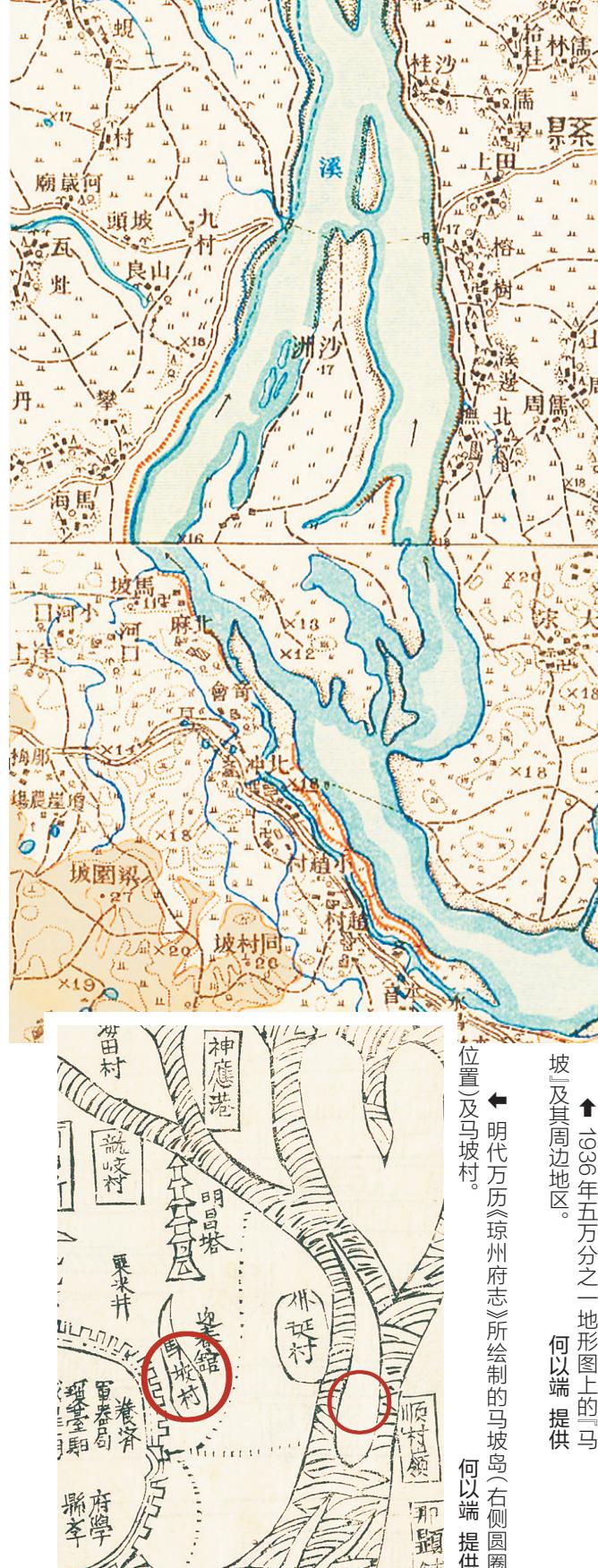
南渡江铁桥以下（往北）河道属于感潮带，土地属三角洲，大潮淹没江心洲的是咸淡水。然而，根据1936年地形图，马坡岛自然地貌上是有高差的，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差达5米，岛上植被是“细草”。那么，岛上较高的部位或许一般洪水淹不到，雨水淋溶盐碱不重，就能种粮食，咸丰《琼山县志》所谓“（康熙时）所载苗米（田赋）二石五斗”或许就是此意；而明代前期有人（例如牧马人）在岛上居住成小村，亦非全不可能，到晚明水文状况劣化，村子搬上岸。

今天的南渡江下游，除了堤坝大大加固，河道也被挖沙船明显淘深，清代和民国河滩浅阔，水患频繁的局面，令人很难想象了。

司马坡的水文、人文记载稀少，“饲马”是传说的主体。离郡城这么近，这么大一块草地，人们总是希望加以利用的。但过去这段南渡江有多深，马匹日常渡江放牧是否现实（驿马是要役使的，不是宠物）？牛群自泅上岛又是否常态？都是有趣的悬疑。是否清代后期沙、水变化，“陷民田为沙漠”不能再耕，遂引发绅民不太能自圆其说的“饲马（或饲牛）”旧事，乃至入县志，亦未可知。

本文根据既有资料略加探讨，谜团仍在。这种扑朔迷离，或许正是谈论司马坡岛的引人入胜之处。

（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）



▲ 1:500,000 scale map from the Wanli Edition of the Jiongzhou Prefecture Gazetteer, showing the Maopo area.

清代八大山人朱耷的《瓶菊图》，郑板桥的《墨菊图》，齐白石的《菊花蜻蜓图》等历代名画中，都能看到菊花的风貌。国画大师吴昌硕喜欢画菊，他的《菊花图》画，大石下盛开的各色菊花巧妙布色，配以浓淡相宜的墨线勾勒，绽开了满园的生机。花枝穿插自然，花叶浓密有致，色彩对比强烈，冷峻、疏朗，野逸之气饱满，有大朴大雅之趣。乃题诗曰：“陶令篱边，花大如斗，杯泛金英，延年益寿。”

菊花不仅五彩缤纷，艳丽多姿，可供观赏，布置园林，美化环境，而且药食兼优，有很好的保健价值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赞菊花为群芳中的上品：“其苗可蔬，叶可啜，花可饵，根实可药，囊之可枕，酿之可饮，自本至末，罔不有功。”中医名方有“桑菊饮”“杞菊地黄丸”“甘菊汤”等，都配用菊花。

菊花的饮食文化也十分丰富，是舌尖上的佳品，用菊花来酿酒、泡茶，烹制美食都是人们的最爱。菊花美食当中，菊花糕、菊花羹、菊花粥、菊花炒菜、菊花火锅等，每时每刻都滋润着人们的生活。“寒花开已尽，菊蕊独盈枝。”在秋菊飘香的日子，赏菊的同时不妨食一口菊，菊花的芳香会让人陶醉。



吴昌硕《菊花图》

缘何花中偏爱菊

钟芳

秋风萧瑟，寒意渐深，百花凋零，唯独菊花傲霜怒放，千朵万朵，姿态各异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各色菊花袅袅婷婷，生机盎然，凌寒不凋，素有“珠蕊丹心耐寒侵，玉骨冰肌傲霜立”的品格，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对菊花更是情有独钟。他们爱菊、咏菊，借菊花抒发内心的情感，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，并流传千古。

“季秋之月，鞠有黄华。”菊花又名黄花、延年、九华、更生、帝女花，系菊科多年生草本，叶呈卵圆形至披针形，边缘具粗大锯齿或深裂。在我国，菊花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，最早记载见于《周官》《埠雅》。在秦朝的首都咸阳，曾出现过菊花展销的盛大市场，可见当时栽培菊花之盛了。菊花花色品种繁多，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韵味，红的热烈，黄的艳丽，白的素雅，绿的活泼，紫的娴静。明代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中记载，菊有270种，分为黄、白、红、紫色、异品等种类。如今菊花品种已发展到3000多个，堪称古今中外花坛奇观。

古人谓菊有君子之节，最早携菊花入诗的是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，他在《离骚》写道：“朝饮木兰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以菊表其洁身自好、不同流俗的品

格。晋代诗人陶渊明，因爱菊而名闻天下，一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就把菊花的神韵写得淋漓尽致。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唐朝诗人元稹的《菊花》抒写了诗人的爱菊之情，盛赞菊花的坚贞品格。古人咏菊诗还有很多，如刘禹锡的《和令狐相公玩白菊》，郑思肖的《寒菊》、白居易的《咏菊》、朱淑真的《菊花》等等。

《红楼梦》中有12首菊花诗——《咏菊》《访菊》《种菊》《对菊》《供菊》《咏菊》《画菊》《问菊》《簪菊》《菊影》《菊梦》《残菊》。大观园初建海棠诗社，即举办了歌咏菊花的诗歌大赛，林黛玉的《咏菊》在这次竞赛活动中一举夺魁。她写道：“无赖诗魔昏晓侵，绕篱欹石自沉音。毫端蕴秀临霜写，口角噙香对月吟。满纸自怜题素愿，片言谁解诉秋心。一从陶令平章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。”可谓花美，人美，景美，情美，不仅情景交融，而且诗中有诗，以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的谶语，抒发了个人情怀，也预示了各自的人生命运。

画菊是中国文人画的基础和重要内

容，几乎所有的画家，也都画菊。从五代黄筌的《寒菊蜀禽图》，明代唐寅的《菊花图》，